

越人有翼

钱利娜

这是我站在岱山岛上眺望到的东海——大船小舟，如过江之鲫，此刻，大海一片宁静，归航的船只将迎接它的又一次丰收。

但遥远的海上，一个浪头打过来，扁舟成叶，什么时候船翻人亡，谁也料不准。

丰收与死亡，往往只隔了一场风暴，或者一次潮汛。

如何在海上向死而生，这个问题，在千万年前，就是海边居民日日求索的难题。他们抬头看到鸥鸟自由飞翔，沾羽戏海，眼看要被卷走，却轻巧地翻过了大浪，远遁而去，飞向天际。目光所及之处，鸥鸟如有神助，是唯一能上天入地的动物。而越地稻田茫茫无际，第一粒稻谷来自于哪里？若是天赐，必有使者。他们抬起头，发出天问，又一次看到了鸟的影子——一定是鸟为大地衔来第一粒口粮，造就了古越的鱼米之乡。

鸟的粪便包裹着植物的种子，落入平原的土壤中，会在春天的雨水和暖阳交互照看下发芽、开花，在夏秋结果。鸟儿默默掌控着大自然的一切生发与凋零，并和人类共同享用自然力结出的丰硕果实。在类似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迷惑中，越人相信先有了鸟，然后才有了种子，鸟翱翔于天空，天是神之居所，人类仰望的地方。借助于对鸟的想象与渴望，越人有了归属，并造出了自己的神。

于是越人断发纹身，身着鸟羽，在江河之上竞渡，表示对鸟神的敬畏，并把这个场景刻在了一把铜钺上。

这把羽人竞渡的铜钺几千年后在浙江宁波的一个小镇古墓出土。

站在岱山岸边，大海低吟的叹息，让人有这样的错觉，海底深处，正住着一个庞然大物。傍晚涨潮，

水造的万马奔腾，又瞬间湮灭，只有鸥鸟翻飞如故。大海里有永远的灾难，也有永远流传的童话和神话，每一个传说都有鸟飞过的影子。

越人企慕鸟儿，恨人身之狭隘，没有翅膀可以腾云驾浪，只能一边造神，一边埋首在漂浮于水的木头上做文章。顺着海的脾气，琢磨怎样造出更好的船，以求一帆风顺。顶有名的浙船叫“鸟船”，船头型制如一只鸟头，乌黑的眼珠上涂两道绿线，细长上挑的绿线被称为“绿眉毛”。但它的特别不仅在于绿眉毛，更在于一对标识身份的眼珠，这是它的身份证和职级证明。远洋货轮描绘的眼珠，因长途漫漫，看向远方；捕鱼民船上的，低眉顺眼，朝下注视海面；官船永远是骄傲的所在，处于阶层的最顶端，眼珠完全看向天空。

鸟船缘于对鸟的图腾。木船化身为鸥鸟，便能搏击海浪，凯旋而归。据《博物记》载：“越地深山中有鸟，如鸠，青色，名冶鸟……越人谓此鸟为越祝之祖。”古越人以鸟为原始图腾，把鸟作为自己的祖先，就像后来整个汉民族以龙为图腾，是一个道理。飞翔是一种法力，能飞的都是神仙，神仙自然可以飞过每一个灾难现场，获得永生。

先是有了鸟的图腾，后来才有对龙王的敬畏。制造船只的工匠们相信海上的神能读懂船身的纹饰，便开始恣意挥动他们的画笔。绍兴船在船首绘龙头、船尾侧板画观音、八仙，这样似乎便能得到各路神仙的护佑，从杭州湾南岸各港顺利运送柴火、木炭和棉花到上海，从此一路平安。而有“花屁股”之称的福船，船尾面两边画一条张牙舞爪的龙，上部面板则描绘一只鸂鸟，展翅站立在怒海中的石头上。

天意难以揣摩，只能靠涂画神仙以求一路平安，这是对未知自然力的敬畏，也是自我的心理暗示。船起锚的那一刻，暗示是一双大手，抚慰内心的忐忑，而画上图案则是与神缔结的祈愿，愿神能降临于这些图案中，抚平大海随时可能生发的愤怒。

一个在海边收网的渔民说：我爹那时候，出海前是很讲究的，如果不祭海拜神，会惹神怒，这是要触霉头的。

阻挡不肯去观音的莲花浪，多半也是出自一场风暴，在惊恐中日本僧人慧锷决定留在普陀山，建寺供观音。舟山群岛上可谓岛岛建寺庙，村村有僧尼，处处念弥陀，户户拜观音。

岱山有几十

座寺庙，庵院的屋脊上，塑有龙头龙尾。和普陀山一样，岱山的寺庙或是临海而建，潮水拍岸中颂经礼拜，或依山瞰海而筑，在眺望观潮中礼念救渡。磨心山上建的是慈云极乐寺。夜静时，听涛入眠，日出时，金光普照。当僧人的早课吟经之声和着海浪的叹息，心灵上的尘埃似乎在两种声音的吹拂下散去，在尘世中挣扎的心便如磨好的明镜，和着松涛海浪，变得轻盈通透。

渔民们在岸上时，常常进了庙来，求妈祖，拜观音，叩谢岱山人自己的地方神。而渔民们出海之前，也必须坚持几千年代代相传的习俗，祭洋谢海。

大海既是衣食之源，也是风暴中心。祭祀四海，在秦汉时期已经成为定制。徐福得了秦始皇的令，去找蓬莱仙岛，以求长生不老。搭一个小祭台，要献祭的是三千童男童女，需得三千孩童的性命才能取悦东海上各路神仙和龙王，一个皇上要永生，自然需要一些无数平民作牺牲。在中国古代史，平民无数的性命往往只是一个数字。殷墟以俘虜殉人，祭祀坑里累累白骨成化石，驻堤建堰需要壮年男子做人血桩，而拿童男童女献祭是官祭最常见的形式。但长生不死之药没找到，返回恐遭杀身之祸，徐福远遁日本，并长居于此，不再复返。传说，徐福等人在九州岛等地向日本土著民族传播农耕知识和捕鱼、锻冶、制盐等技术，还教给日本人治病救人的法子，做了好事，死后便成了日本人的“司农耕神”和“医药神”。和他一起去的是那侥幸活下来的三千孩童，成了那里的居民，后世的祖先。但在民祭中，老百姓不会舍得自己的孩子，临行前不会用自家的娃献祭。平民不是用死来取悦神，而选择了放生，站在船头，或在岸上神殿祭祀开始仪式，要放海生，把鱼、虾放入海中，把神喂得饱饱的，他便风平浪静，不再惦念人的性命。

这是如今我们复习的祭海仪式——焚香、点烛、设供、叩拜、祈祷，看不见的神都稳稳地坐在案前，接受世人的膜拜与情感，每一路神仙都到齐了，观音佛陀、妈祖龙王，甚至是岱山人自己的船关老爷、天后娘娘、羊府大帝。牺牲往往是牲口，不再是人类。渔民们在祭台上摆上六碗大黄酒，寓意出海顺利。等到请神仪式进行完毕，船老大手捧黄酒，洒入海中，又往潮水中抛撒少许肉块，以“酬游魂”。敬神总是与敬鬼脱不了干系，渔民们相信，那去死去的人，也有神力，可以和神一起接受膜拜。

出海前，渔民们灼灼的目光是来自祈愿，返洋后跪拜的双膝是因为感恩。休渔、谢洋，只有跪拜于神，才能熨烫不安的心灵，也才能表达对神和自然无尽的感恩。

返洋后，村里的祠堂还得唱戏，地上的人爱看戏，渔民们猜测，天上的神也是如此。

那时的祭海祈求出海时风平浪静，保佑归来时鱼满舱，到现在，神越来越忙，找个对象，寻个工作，考上好的大学，都归神管，反正神有顺风耳，千里眼，神是无所不能的。

但当祭海仪式在我们面前表演时，并邀我加入其中时，我在香炉上奉好香，心里念叨的却是一种对大海的赞叹，这赞叹恍若我们在年老的母亲耳边反复拖延、羞于出口的一句悄悄话，一声“谢谢”。那句话，在心里发酵了很多年。

那在浪尖捕捉海鱼的鸥鸟，叫声里带着喜悦，我猜测，它们也如我一般，充满了对大海的谢意的。

几千年前的春秋时期，那个场景一定发生过。吴越地区的诸侯王“春祭三江，秋祭五湖”，他们跪在香案和牺牲之前，口中喃喃自语：

谢江海之神。

当他们跪拜起身，他们的肋下缓缓长出了羽翼，如原始图腾中他们的神鸟。

